



我的“左右护法”

我从小性格内向,朋友一直不多。上小学时好不容易有个好朋友,可小学毕业她就转回家乡读初中,我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初中报到那天,班里同学都很生分,我也没敢主动搭话。第二天开始军训,下午结束时,女生们都找到了各自的“军训搭子”。我们班女生二十五人,她们都两两结对,就剩我还是一个人晃来晃去,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

军训第三天是队列训练,那天格外热。我早上没吃饭,在太阳下站久了,头开始发晕,可又不好意思跟教官说,只能硬撑着。快到中午结束训练时,我眼前一黑,直接晕倒在地。教官赶紧喊我旁边的两个女生扶我,把我送到校医务室。检查完说没大碍,我才松了口气。

下午军训前,教官特意过来问我:“身体好点没? 能不能坚持?”我点点头说:“能行。”他没走,转头叮嘱那两个女生多照看我,要是发现我不舒服,马上扶我到阴凉处歇着。

这两女生还真把教官的话放在心上,对我特别关照。军训休息时,一个递纸巾帮我擦汗,一个拧开水杯递到我手里。第二天中午去食堂,也主动喊我一起走。我是走读生,她俩住校,之后我从家里带了零食、水果,总会多分一些给她们。

军训间隙,教官常让大家表演节目,我五音不全,啥特长也没有,最怵这个环节。她俩知道后,主动拉我一起合唱,让我夹在中间跟着哼。有她俩带着,我总算没在众人面前露怯。

军训结束后,我们三个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后来其中一个心直口快的女生告诉我,我晕倒那天,教官私下找过她俩,说看我身体弱、性格又内向,总一个人待着,让她俩多跟我说话,带我融入班集体。“军训不光要练纪律、磨意志,更要让大家感受到集体的暖,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。”教官当时是这么跟她说的。我这才知道,教官不光操心我的身体,还留意到了我的小心思。要是没他帮我搭这茬,我自己肯定没勇气主动跟人交朋友。

军训结束一个月后,我们这些初一新生被邀请去部队参观。还是之前那位教官带队,带我们看了部队的食堂、宿舍、阅览室,还有装备展示区、荣誉室等。我找了个没人的机会,偷偷塞给教官一张贺卡,上面就写了“谢谢”两个字。

教官打开看了,笑着跟我说:“我刚进部队时体能也差,练着练着就好了,现在都能练出八块腹肌。身体能练强,社交也一样,大胆去跟人聊,练多了胆子就大了,到新地方也不怕,朋友自然就多了。”

这话我记到现在。如今我都参加工作了,上学时的社恐早没了踪影。每次换了新环境觉得不适应,我就会在心里默念:“多练就强大了。” (马星雨)

难忘的夜行军

大学生活伊始,头一个月是军训。晚上,我们在宿舍讨论军训话题,有人说军训不就是走正步、踢腿么;有人补充,队列表演等内容也是军训的一项;也有人谈及军训的累,排队形、摆姿势、静立,哪一样做不好,都得挨训,谁没被教官批评过? 此刻,我们是在回忆高中军训的时光。

天明,洗漱吃饭过后,全体大一新生到操场集合。军训仪式自不必说,一排教官分配到班级,各自认领。我班的教官是个帅气的小哥哥,眉宇间一股英气,有军人的威严。

军训第一项,站队。大太阳挂在头顶,有点像火盆,烤得人发懵,汗水顺着脸颊、脖子淌下,衣服见湿,出现一大片的汗迹。教官在队伍里巡视,他的眼神特别敏锐,有人在队伍里稍微冒个头,教官手一指,你必须打起精神头矫正自己的位置。有人控制不住,动一下,教官立马站到他跟前,那犀利的目光让人生畏。他的眼睛就是一把尺子,任何微小的错误都能发现。

晚上睡觉前,大家纷纷吐槽当天的军训和教官。“他的眼神咋那么好使? 我在队列里边,就脚斜一点,他都能从人缝里给揪出来!”一个同学感叹。“人家是专业的,专业就是厉害!”另一个同学回忆起教官的行事,一脸的敬佩。

“据说,咱们这次军训加了夜行军的内容。”一个同学颇为神秘地说。“还有夜行军? 多刺激啊!”大家开始有了兴奋的情绪,把一天的疲惫忘得一干二净。“我也是听其他系的老乡说的,不知道真假。”那个同学道出了消息来源。

果然,第二天军训即将结束时,教官发布消息,让大家做好整理行李的准备,晚上听哨声为令。半夜,我们睡得正香,一声哨响,在静谧的走廊里格外刺耳。接着,听到一声“起床,集合!”大家一阵慌乱:床铺嘎吱响,嘈杂人声此起彼伏,歪歪扭扭的绑带,衣着不整的穿戴……夜色里,无人顾及这些,快速下楼,操场站队。

教官喊口令,查点人数。查点完毕,转向校门,指令一下,学生们鱼贯而出,跑步向校外进行十五公里急行。目的地是一家工厂,早已安排妥当。到达后,我们在厂房里打地铺,就地休息。

在灯火通明的厂房,我们才发现自己的狼狈相。有的衣服扣子系错位,有的衣服穿反了,还有的脚上鞋子明显不是一双。大家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因为有教官在,只能偷偷地笑。

迷迷糊糊地躺下,静一下心神,睡下。睡着睡着,又一声哨响,打包被褥,列队,折返学校。回到学校时天蒙蒙亮,我们又困又累,疲惫不堪。学校通知休息半天后,我们立马回到宿舍,一头扎到床上,很快进入梦乡。

这次夜行军,让我的军训有了新奇的体验,多少年过去了,回想这段往事,心情依旧泛起波澜。 (陈裕)

“爱挑刺”的教官

站在军训队伍里,我总有些“鹤立鸡群”的小骄傲。一米八九的身高,常年打球练出的肌肉线条,作为体育生的我,早就习惯了在体能上碾压同龄人。所以当教官第一次吹响集合哨时,我慢悠悠晃过去,心里满是“不过是站站军姿、踢踢正步”的不以为然。可这份自得,在军训第二天就被击碎了。

“那个高个子同学,手再贴紧! 手腕外翻度不够!”教官的吼声像颗石子,精准砸在我头上。我赶紧把胳膊往裤缝贴了贴,并偷偷瞄了眼旁边的同学——他的手明明比我还松散,教官却没说一句。接下来的日子,这种“差别对待”变本加厉:晨跑时,别人跑三圈就能休息,我得被单独留下多跑两圈;正步训练时,全班都通过了,教官却盯着我的脚尖:“力度不够,再踢五十次!”就连叠被子,我的“豆腐块”明明棱角分明,他却用尺子量着边角:“差两厘米,拆开重叠。”

几天后,我忍不住跟旁边的同学吐槽:“这教官是不是跟我有仇?”有次休息时,我故意把篮球在手里转得飞快,想让他看看我的“本事”。结果他走过来,一脚把球踢到操场角落:“军训期间,没有个人爱好,只有集体纪律。”那一刻,我攥紧了拳头,心里的火气直往上冒——我明明做得比大多数人好,凭什么偏要对我这么严?

矛盾在一次训练中爆发了。那天三十多摄氏度的高温,三千米跑下来,不少同学都脸色发白,我却气不喘心不慌。可教官还是把我叫到队伍前:“刚才队伍提速时,你比标准步频慢了。”我再也忍不住,梗着脖子反驳:“我比他们都快! 凭什么只说我?”教官盯着我,没发火,只是说了句:“休息时,咱俩谈谈。”

那天,我揣着满肚子委屈找教官,教官问我将来想不想考军校,我当然想了,这可是我从小梦想。他严肃地说:“知道为什么对你严吗? 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。”他指着正在休息的其他同学:“你有体育生的底子,有当军人的心,要是只跟同龄人比,永远只能停在原地。我挑你毛病,是想让你知道,军人的标准里,没有‘还不错’,只有‘必须行’。”

那番话像一记重锤,砸醒了自满的我。是啊,我总拿自己跟身边人比,却忘了心里那个“当军人”的目标,需要的是更高的要求、更严的纪律。从那天起,晨跑时我主动多跑一圈,正步训练时对着镜子纠正姿势,叠被子时反复用尺子量。最终会演时,我作为排头兵带领队伍走过主席台,听到台下掌声响起,突然懂了教官的良苦用心——那些挑刺的日子,不是针对,而是期待;那些额外的要求,不是刁难,而是打磨。

军训结束那天,教官拍了拍我的肩膀:“记住,真正的强大,是永远对自己不满意。”我望着他的背影,突然明白,这次军训教会我的不只是队列动作,更是一种态度:别在同龄人里沾沾自喜,要向着更高的标准看齐。未来的路还长,无论是球场还是人生,只有不断对自己“挑刺”,才能真正站上更高的台阶。 (肖阳)

成长与蜕变的交响曲

晚上下班回家,路过第一中学时,一阵熟悉的旋律忽然飘来。我不自觉地停下脚步,秋风卷着几片梧桐叶,打着旋儿擦过耳边,“军港的夜啊,静悄悄……”悠扬的歌声顺着风飘过来,慢悠悠的。恍惚间,十八岁那年军训的日子,竟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那天天刚亮,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的时候,我们就按班级赶紧排好队。身上的迷彩服,裹着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单薄的身子,看着就像一排没长熟的青竹子。

站军姿、走正步,这些动作看着简单,其实门道多着呢。教官的哨声特别尖,“咻”一下像刀子似地划破空气。一开始练正步走,我总跟旁边的同学对不上节奏,要么脚抬早了,要么胳膊摆慢了,队伍里就我最显眼。教官把我叫到队伍旁边单独练,我盯着地上的线找落脚的位置,胳膊甩得又酸又麻,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,把迷彩服的领口都浸湿了,连腿都开始打晃。可我没敢停,心里就想着别拖大家后腿。就这么一次次练,从单独纠正动作,到归队跟大家一起磨合,原本发沉的腿慢慢有了力气,动作也越来越顺。

“一二一,一二一……”终于,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们的步伐总算齐了。队伍里,所有人的脚都踩着一个节奏抬起来,落下去,脚后跟砸在地上,能听见齐刷刷的“咚咚”声;胳膊摆动的幅度也一模一样,连迷彩服袖子晃起来的弧度都差不多。那阵子,我总跟自己说:“军训其实是在考验自己的耐力和毅力。我得坚持住,只有坚持才能成功!”跟着教官练下来,我们这群原本不熟的同学,慢慢被磨成了一支守纪律、能拧成一股劲的队伍。

晚饭后,我们坐在教室里,教官清了清嗓子说:“今天教大家唱军歌。”他教得特别用心,一句一句带着我们学。“团结就是力量,团结就是力量……”“咱当兵的人,有啥不一样……”“一二三四,一二三四像首歌……”一首首歌里,藏着好多说不出的情分,唱起来也有别样的滋味。教官曾说,军歌是军人的“第二颗心”。每次集体练歌时,四十多人的声音跟着重复的曲调走,渐渐就合成了同一个调子。

此刻我站在第一中学校门外,军歌的旋律还没停,像条看不见的河,载着十八岁的迷彩服、磨破的脚后跟、月光下的歌声,还有那些整齐的脚步声,慢慢往岁月深处流去。那年军训,不仅让我的身体变得结实,更在无形中磨平了少年的棱角。日复一日的训练中,我们彼此鼓励、共同进步,那份顽强不屈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久久震撼着我的心灵。

那些相互搀扶着完成五公里越野的清晨,那些吼着番号冲过终点线的黄昏,都在不知不觉中编织着比钢枪更坚硬的羁绊。而最难忘的,还是晚训时教官教唱的军歌——当四十多个喉咙同时震动,连换气的间隙都踩着同一个节奏,那些简单的旋律里,分明裹着青春最炽热的温度。如今回想起来,那些被晒黑的皮肤早已恢复,但军姿里养成的定力,队列中磨出的默契,还有军歌里积攒的热血,至今仍在血液里奔涌。 (彭宝珠)

